

宋忠肅陳了齊四明尊堯集

叙

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士人學古入官一命之榮亦思報稱然求其委贄而後實心於忠君愛國歷艱難險阻而不悔對天下後世而無慚者一朝中未易數數覩也余以部選永安下

車伊始索縣志讀之如

陳忠肅公了齋先生家學淵源其立心制
行實非務進取苟富貴者可同日語所載
與章惇論消朋黨持中道復與曾布議不
合而布未嘗不矍然改容其生平披擿姦
邪發露情慝極言無隱故得裋最酷而其

四明尊堯集深明紹聖史官誣妄變亂是非不可傳信尤為精力之專注宜

高宗嘉其讜議稱合春秋尊王之法表揚賜謚光昭宋史卓然於衆謗羣疑而不朽者也至於楊龜山跋責沈文謂有蓋世之才邁往之氣而以自勝為強朱子稱其克

已尊賢虛心服善足為廉貪立懦之助豈
末學之士所能窺其萬一哉永安在宋猶
屬沙邑至於今五百有餘歲矣人傑地靈
尚有聞風而興起者乎茲值公裔紹泉重
刻尊堯集一披覽焉而敬畏交縈非獨一
邑之光乃綱常名教所賴以不墜也是為

序

光緒十年歲次甲申仲冬月

賜進士出身前吏部主事知永安縣事甘
常俊拜撰

了齋先生四明尊堯集序

了齋者自謂其前半截不甚了然者也知其
不甚了然而忽了然此其所以曉聞夫吾道得
躋於聖賢之域歟夫大奸似忠大佞似信以晏石
之強戾才隸而漢文之以六經充黜諸君子都
無了然於其先者即司馬君實楊龜山弼

稱賢者其始且爲錯愕況公以疎遠小臣祇授三
經日錄性布公說以待御安不甚者又意出
自蔡公手亦何懷疑安所於伊尹推爲神宗
之師及聞祖制不足言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
恒之言然後乃了朕於安不矣了極懷內愧外汗
改過不吝故舉一步之浩氣直道改章蔡之

隱幽處莫非莘誅安而之神奸詭流離擯斥窮此
不顧卒之安石黜祀朝廷祁祝日息是大有功於聖
道也非賢者而能若是乎朱子云陳忠肅公劉吉以
直之操得之天授而其燭理之益精從我之益切
則學問之功者不可誣也楊文靖云了翁以是世年
邁位之衆自稱宇宙宜其自是無前矣乃退朕不以

賢哲自居而不聞先生長者之言者視之深矣
公之于朕於後亦大也僕竊思公之故里得遂私游
之念適公裔孫率生龍岡名象瀚處其裔粹文
章孝友惟公是訓一曰出新編公章傳及其王父心
實思元刻尊堯集請叙余思公物以此集賈編總以
此集洗冤是此集為公一生大疑大悟之關鍵也四

明公明力筆後前之所謂阿衡帝師其人素力
排之悔過自新請自今始此乃了齋之所以爲了
高欽此乃了齋之所以得聞事者道欽讀其
書可以尚論了齋矣

新正二事歲次甲辰嘉平月

賜進士出身知福建邵武府光澤縣事兼樞

延平府沙縣事卑異唐子卿賦同考官楚朱
後學介不吳望叔撰

重刊陳忠肅公尊堯集叙

孔子作春秋明君臣之義亂賊有所懼邪
說誣民不復知有若父孟氏闕之人心以
正讀孔孟之書所學何事如忠肅公真能
不愧者也宋代禍國之賊首惡於王安石
曾布尊安石之私史而壓宗廟蔡卞興紹

述之說以美安石章惇附之至蔡京而又
甚焉公按布書侃侃于言正其迷君蠹國
之罪劾惇與二蔡皆顯揭其情狀而滌中
其隱奸至尊堯一集洙奸臣程既死杜逆
節於將來百世下誦其言謂公愛君之至
憂國之深剛大之氣薄風雲而光日月忠

義之心感天地而泣鬼神使當時能用其
言豈有靖康之禍哉夫論誤國之罪羣奸
皆所必誅論叛道無君之罪曲學慘於坑
焚日錄甚於梟弑公以誅筆誅不誅其身
而誅其意夫固春秋之義也能使無父無
君之徒不得鼓其說以陷溺乎人心禍邪

之功不立孟子下矣安石之黨聲切齒於
公條文鍛鍊必置之死而後已噫公以一
身而誅萬世之安石何有於安石之黨且
彼安石之黨又烏足以害公也雖然為是
者有本有原龜山先生謂其有益世之才
邁往之氣色括宇宙而尊德樂道之心能

以自勝為強紫陽朱子謂其審明於義利
取舍之間又曰陳公之學唯其察而精之
也盡毫芒是以擴而充之也塞宇宙由此
言之公之所造為何如後世觀公之言述
公之行何足以盡公也哉吾友坊窳公裔
孫也其尊人龍門先生重刊公集序序於

余思後學述前賢子孫述宗祖其志一
也點堂先生夫非能述之善者乎陳氏學
點堂之所學即能學忠肅之所學天下後
世能守陳氏之家法即能守我孔氏孟氏
之家法也雍正乙巳孟秋之吉日

賜進士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考選吏部

貧外郎福清後學李開葉謹叙

陳了齋先生四明尊堯集序

自漢尊孔氏。六經焜如星日。春秋一
書。豕同衮鉞。至宋王介甫。獨以春秋
為斷爛朝報。則介甫之學孔氏。而不
盡尊孔氏也。介甫之學禍天下。已見
於此矣。余續

陳忠肅公尊堯集。知其所論者正。所
闕者大善。則稱若。過則歸己。春秋之
旨也。春秋之法。尊君抑臣。公排日錄
以伸大誼。正名分。使春秋一書炳
烺。垂天下後世。豈僅為一時告若
之說哉。豈不為正言之時義鬚鬚。

諫舌摩切。元符初政。言路大啟。公於是奮筆致能。辭天貌物。別愷凶之道。屬楊廷之義。發言如雷。輒訇天下。毋論諫疏。凜凜足以褫牽蔡之奸。即政事堂一書。亦足以折乎曾子宣。閔其口而奪之氣。及竄廬州。始著合浦尊

堯集。旋移明州。後著四明尊堯集。今
讀其表云。合浦十論。申舊疏之餘言。
四明八門撮其要於一序。又況臨川
之學。不以春秋為可行。謂天子有北
面之儀。若臣有送賓之禮。倒置如此。
此王氏廢春秋本意也。公之排王氏。

也。君親無將。則必誅天下
凜然知春秋大法之不可犯。即謂尊
堯一集。羽綱聖經可也。夫以介甫之
禍宋。姪惟呂。豈可預知之。繼惟忠肅
公力詆之。向使日錄果傳於世。輕於
誣甚。若以自崇其學。居朕目為聖人。

記勒賴以像懸辟水其謬盪可勝道
哉。○曰。謂尊堯一集。扶維聖學可也。公
言行錄已刊播天下。歷代奉為著蔡。
貴於鼎鑄矣。○其裔孫孔頊重校四
明尊堯集。屬余颺簡。余小子景止前
徽。瞻試望洋。曰。敢僭擬一言。貽辱先

詰惟是誦公之言。見公之節。驟稜。一。
百世下猶有生。忠眸星烟。威髮竿。
植振蟄一時。延霽千紀。及顛連竄滴。
禍幾不測。終而迷。骸資其斷斧。驚颿。
恃其智。播維橋手。蹇足。闕息。械聲。終。
不少挫其志。公其天人也哉。謹拜首。

擗形附名編末。亦以見後生小子仰
德佩教之誠云爾。

歲著雍敦牂仲秋溫陵後學吳旣頓

首拜撰

陳了翁先生集序

吾鄉侍御陳恭清公。烈嘗語學者。虛受益。當如陳了翁。賁沈文。謙光精進。千載猶可想見。司馬王忠端公。家素慕了翁。爲人曾布一書。自少至老。誦不去口。每云。風雷之氣。可動天地。而泣鬼神。二公皆廉正忠義人也。故聲氣孚合。乃爾一文一書。百世下廉頑立懦。豈但以文字已哉。先生生平。惟尊堯錄。爲精神所專。注當時父子遭斥。編徙流離。皆因此書。直至南渡後。

高宗讀而嘆之。始白其寃。賜謚忠肅。河嶽英靈。久而愈光。蓋所爲極難耳。茲裔孫端人重刻尊堯錄。問言於予。予惟文集具在。何待後輩揄揚。但先生在世。小人道長。謫言如沸。年代既遠。傳聞異辭。所著易解文集數十卷。淹沒無傳。今所存者寥寥數篇耳。卽生卒年月參差不一。幸而明季墓碣偶出。得以徵信。使先哲鴻篇。釐正以傳。庶幾稱賢子孫哉。考墓碣先生父偁。官循州。今惠州府夫人杜氏以送女。誕先生於安遠驛。

今廣閩志稱生泉州者誤也。先生墓在廣陵禪智寺。
前予昔曾展謁焉。宋史稱宣和四年卒。年六十六。今
載興年譜作六十八者誤也。予於宋人集得先生遺
事十數則。雖吉光片羽足備考據。最可恨者。詭爲借
婢生子事。誣先生之母。且及先賢潘公良貴。亦已太
甚。予因取墓碣爲辨之。小人爲幻則何益矣。又聞先
生過長沙。遇神宗忌日。就寺造疏以薦。並繫跋語。手
書藏於家。後歸烏傷王公。卽忠文公禘之祖也。宋文

憲公濂題其後有云。今去公書此文時。己歷二百四十二年。中更水火兵革。區區一紙之微。乃能傲兀無窮。世變手澤如新。殆造物者使神物護持。昭示來裔。吁可畏哉。此跋語真蹟。今在橋李項家。信乎先生之集。不但以文字己也。羅豫章先生從亦著尊堯錄。萬曆間。裔孫應斗重刻。皆沙縣人附志之。

康熙己未立秋日

後學蘇之琨題

宋忠肅陳了齋先生四明尊堯集目錄

一卷

進四明尊堯集表

五葉

四明尊堯集序

十二葉

二卷

聖訓

十二葉

三卷

論道

八葉

四卷

獻替 六葉

五卷

理財 七葉

六卷

邊機 八葉

七卷

論兵 三葉

八卷

處己 十葉

九卷

寓言 七葉

十卷

後四明尊堯集序 十一葉

十一卷

岳公珂論尊堯集表

劉公震孫跋尊堯集

林公興祖跋尊堯集

張公泰跋重刊四明尊堯集

舒公芬跋四明尊堯集

田公頊叙四明尊堯集後

陳公大護四明尊堯集後序

林公山四明尊堯集序

元刊本半葉十一行每行二十字上卷一松前有後山
元五年南序以文德皇后隨州和州兼勳農事山
林興祖重刊序行書半葉十一行後紹興九年男正綱
跋增自阮文一音收歲有茂花者以將鳳高奏漢十
斤商祀道南朱文印紙上有口宣縣儒學記朱文官
印戊辰四月見於文友堂書坊因借校於此本上

世系

一代

雍公

號月銘太邱公十九
世孫世居吳興官拜
唐大中丞開元二十
九年同次男野遷闕
沙陽固發冲

五代

遂

字如意光祿大夫

二代

野

字惟務官僕射兼
尚書省事

六代

昶

字東昇由通判轉
左寺正

三代

通

字伯達泗州牧陞朝
議大夫以事改調山
陰轉中奉大夫

七代

昂

字志軒文學以經義
任汀州學正

四代

晏

字待時正奉大夫

八代

文餘

字宗周仕朱溪駕
部員外郎

九代

世卿

十代

傅

十一代

權

十二代

正果

字光遠號雪山兄

字君樂鄉賢雪山

字有暇公與兄書伯玳

字知導龍圖閣學士宋高

第九人俱登科第

公第五子天聖庚

宗師中治平己特奏進士

宗有賜白金札子大方向

公居第七宋雍熙

年特奏進士歷官

歷官副泰大夫叢生正敏著

奉大夫

二年進士歷官秘

朝議大夫

歷官副泰大夫叢生正敏著

字知和治婺州救荒有法

書少監贈吏部尚

書

另有集他兄廷字符中熙寧

轉敷文閣

書

生淵初名漸字幾受一字知

正由

贈楊龜山先生女婿程伊川

字知仲考壬即中子大年

先生高弟紹興戊午進士魁

太烈丁丑進士

官宗正少卿直秘閣著點

正求

當養五十卷易說三卷公

字知我僉判

有黃沈文瑞知縣延湖生大

正剛

禮太易大祿俱精易傳率弟

字知克官樞幹

城字文中元符戊辰進士知

州省以文章節義顯

諭子姪文

幼學之士。先要分別人品之上下。何者是聖賢所爲之事。何者是下愚所爲之事。向善背惡。去彼取此。此幼學所當先也。顏子孟子亞聖也。學之雖未至。亦可爲賢人。今學者若能知此。則顏孟之事。我亦可學。言溫而氣和。則顏子之不遷。漸可學矣。過而能悔。又不憚改。則顏子之不貳。漸可學矣。知埋鬻之戲。不如俎豆。念慈母之愛。至於三遷。有幼至老。不厭不改。終始一意。則我之不動心。亦可以如孟子矣。若夫立志不高。則其學皆常人之事。語及顏孟。則不敢

當也。其心必曰：我爲孩童，豈敢學顏孟哉？此人不可以語上矣。先生長者見其卑下，豈與之語哉？先生長者不肯與之語，則其所與語皆下等人也。言不忠信，下等人也行不篤敬，下等人也。過而不知改，下等人也。悔而不知改，下等人也。聞下等之語爲下等之事，譬如坐於房舍之中，四面皆牆壁也，雖欲開明，不可得矣。

宋忠肅陳了齋四明尊堯集一卷

沙邑裔孫端人

孔頊 原刻

裔孫龍門

嘉言

全校

永安裔孫紹泉

參訂 重刊

進四明尊堯集表

臣瓘言。臣六月初五日准通判牒。准編脩政典局牒。奉

聖旨。取臣所著尊堯集。臣依稟

聖旨。不敢違滯。緣臣著撰此集。未經奏

御令。具狀申編脩政典局。乞爲繳進。合於

御前開拆者。

臣竊以畎畝愛君精神。雖至芻蕘議政。迂闊難行。蔡向不習而常傾芹陋。敢期於得獻。獨因膚斷許貢危衷。申謝。伏念臣糞土下材。犬馬賤質。數罪固多於擢髮。舍生無意於兼魚。初欲縻捐。終難緘默。因續前言之緒。聊輸垂絕之忠。非敢有善善惡惡之辭。但欲明尊尊卑卑之義。此螻蟻所能知也。在縉紳安可藐然。八十卷之私書。奪此與彼。十九年之懿績。可從而違。

陛下於繼述之初。首辯明於茲事。微臣持將順之志。在流

竄兩廢忘鋪張痛詆之言。編類厚誣之語。初謂熙寧之
輔不媿有商之臣。於成湯敢肆厥欺。疑安石有所弗忍。
及窺完觀於懟筆。始完見其游辭。因思大典之久誣。益願
忘軀而往訴。合浦十論。申舊疏之餘言。四明八門。撮其
要於一序。實欲彰大德之盛。不敢畏王氏之強。寧碎首
於邦誅。忍謾心於國是。彼效尤於往轍。亦苟逞於陳編。
難以縷闕。畧舉綱要。謂

藝祖濫誅無罪。謂

真宗矯誣上天。訕薄裕陵。攘奪先美。以託訓爲辨口之術。

以歸過爲自譽之媒。但矜詆訾之極工。罔顧威靈之如在。幾乎罵矣。豈不痛哉。讀其書。寧忍終篇。稽其文。可爲流涕。代言之筆。盡目其徒爲儒宗。首善之宮。肇塑其形。爲坐像。禮官無禮而行。詔吏書獻佞而請觀。光乎仲尼。乃王粲聖父之贊。比諸孔子。實_書卞等輕君之情。彼袁周之僻王。棄真儒之將聖。當時不得配太廟之宮。後人所。以廣上下之祠。今比安石爲欽王之臣。則方。

神考爲何代之主。又况一人幸學列辟班。隨至尊拜伏於爐前。故臣矯屈而坐視。百官氣鬱多士心寒。自有華夏。

以來無此悖倒之禮。

神考之再相安石。始終不過乎九年。安石之屏迹金陵。棄
置不召者十載。八字威加於鄧綰。萬幾獨運於元豐。豈
可於善述之時。忽崇此不遜之像。因懷先朝三舍之法。
遂費今日千倍之財。人材之可擢不殊。國用之添費徒
廣。朕吾民之膏血。增彼像之精神。美成其私。怨集於國。
陸贄設杖顛之喻。承業以財盡爲憂。忠哉古人愛君之
誠。異乎今日養士之意。又況臨川之所學。不以春秋爲
可行。謂天子有北面之儀。謂君臣有迭賓之禮。禮儀如

彼名分若何。此乃衰世侮君之非。豈是先王訪道之法。
贛州舊學記刊於四紀之前。辟水新廡像成於一壻之
手。唱如聲召。應若響隨。使王氏浸至於強梁。乃元祐助
發其氣。醖昔宣仁權同之際。謂介甫節行甚高。宜贈
崇官。仍加美懿。司馬光書之於簡。呂公著行之於朝。不
以稽弊爲心。徒發鎮浮之義。負安石者。重加黜責。欺
神考者。畧不誰何。遂至於枝蔓而難圖。豈非由偏助之太
過。雖當時未見誣史。而先朝自有聖批。恬不奉行。養成
乖悖。蒙蔽裕陵之眾美。眩耀鍾山之一書。四輔之行。謀

畫本生於日錄。三衛之設。規模初定於新經。密密乎經。
蹇之安排。草草乎京摠之傳受。考其音聲。則箎唱而塤。
和譬諸手足。則左弱而右強。凝爲冰山。裂若原火。愚公。
老矣。益堅平險之心。精衛眇然。未捨填河之願。沒而後。
己志不可渝。望雖隔於戴盆。夢不忘於馳闕。丹誠上格。
天語遙詢。要觀尊主之恭。緩議奸時之罪。淵冰在念。臬。
礫寧逃。恭惟。

皇帝陛下。天大普容。日月偏照。覽熙豐記動之史。倣虞夏。
採詩之官。咨輿議之多方。證私書之百毀。舜纂堯緒。攷。

孜乎善繼之勤。武廣文聲。斤斤乎丕承之美。茲所謂一
人有慶。可以得萬國之歡。凡有識知。孰不將順。天尊地
卑之已定。手足上下之宜分。孔志在乎春秋。漢律嚴於
名分。戴上者皆知此義。尊堯者豈獨臣書。燕馬以市骨
為起。而至鬻驥者必將來矣。鄭校決防川之擁。有舌者其忍
默乎。臣命可危。眾口難遏。伏望

皇帝陛下。念臣役志於高上。憫臣積禍於敢恭。以尺朽之
廢材。貢一得之愚慮。言多妄發。事則有稽。宣宗當紹
憲之時。寧容德裕之奪語。武帝以述景為事。忍視馬

遷之短辭。父子至情。古今一揆。不懲謗史之罪。則何以
謝過於宗廟。不毀坐像之悖。則何以示順於華夷。國
是方強。勢難遽改。大器至重。要在深思。庶乎畚莠之分。
始於冠屨之辨。至美成於剛健。大患生於因循。儒宗數
人。自是一家之說。聖主獨斷。乃爲我宋之休。天心
篤愛之甚。明人情企想而有待解。

神考在天之怒成。

聖主奉先之仁。克果斷於蔡功。人將大覺。善光揚於堯績。
上可無爲。於一顰一笑之中。成允文允武之業。臣將獻

駿惠太平之頌。豈特進狂簡不裁之書。胞臆無奇。但盡
恭於文字。筋骸已憊。當致命於君親。仰酬再造之恩。退
聽一成之議。闔門待盡。殞首知歸。臣無任惶恐戰汗。激
切屏營之至。臣瓘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言。

陳了翁四明尊堯集序。卷

臣聞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矣。此王安石之精義也。有三經焉。有字說焉。有目錄焉。皆性命之理也。蔡卞蹇序辰鄧洵武等。用心純一。主行其教。其所謂大有爲者。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謂繼述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謂一道德者。亦以性命之理而一之也。其所謂同風俗者。亦以性命之理而同之也。不習性命之理者。謂之曲學。不隨性命之理者。謂之流俗。黜流俗則竄其人。怒曲學則火其書。故自卞等用事以來。其所謂

國是者。皆出於性命之理。不可得而動搖也。臣昨在諫
省。所上章疏。嘗以安石比於伊尹。伊尹聖人也。而臣乃
以安石比之者。臣於此時猶蔽於國是故也。又臣所上
章疏。謂安石爲神考之師。神考堯舜也。任用安石。
止於九年而已矣。初用後棄。何嘗終以安石爲是乎。臣
適以安石爲神考之師者。臣於此時猶蔽於國是故
也。臣昨者以言取禍。幾至誅殛。賴。

陛下委曲保全。賜臣餘命。臣感激流涕。念念循省得改過
之義焉。蓋臣之所當改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孔子曰。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性命之理。其有以易此乎。臣伏見治平中。安石唱道之言曰。道隆而德駭者。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而與之迭爲賓主。自安石唱此說以來。幾五十年矣。國是之淵源。蓋兆於此矣。臣聞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定則不可改也。天子南面。公侯北面。其可改乎。今安石性命之理。適有天子北面之禮焉。夫天子北面以事其臣。則人臣何面以當其禮。臣於性命之理。安得而不疑也。傳曰。君之所以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祭主。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

也。師無北面。則是弗臣之禮也。豈有天子而可使北面者乎。漢顯宗之於桓榮。所以事之者。可謂至矣。而所施之禮。亦不過榮坐東嚮而已矣。若乃以君而朝臣。以父而拜子。則是齊東野人之語。靡弟無父之教。以此爲教。豈不亂名分乎。亂名分之教。豈可學乎。臣既誤學其教。豈可以不悔乎。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臣於既往之誤。豈敢祇悔而不改乎。臣昔以安石爲神考之師。是臣重安石而輕神考也。臣昔以安石比伊尹之聖。是臣戴安石而誑。

陛下也。臣爲陛下耳目之官。而妄進輕誑之言。臣之罪惡如邱山矣。臣若不洗心自新。痛絕王氏。則何以明臣改過之心乎。臣之所以著尊堯集者。爲欲明臣改過之心而已矣。莊周曰。明此以北。以南。鵲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莊周之道。虛誕無實。而不可以治天下。然於名分之際。不敢不嚴也。飛蜂走蟻。猶識上下。豈可以人臣自聖。而至於缺名分哉。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安石北面之言。可以謂之順乎。崇此不順之教。則所述熙豐之事。何日而成乎。廢大法而

立私門。啓攘奪而生後患。可爲寒心。孰大於此。臣請序而言之。昔紹聖史官蔡卞。專用王安石日錄。以脩神考實錄。薄神考而厚安石。尊私史而壓宗廟。臣居諫省。請改裕陵實錄。及在都司。進日錄辯。當是之時。臣於日錄未見全帙。知其爲私史而已。未知其爲增史也。自去闕以來。尋訪此書。偶得全編。遂獲瀏覽。竄身雖遠。不廢討論。路過長沙。曾留轉藏之語。待盡合浦。又著垂絕之文。考詆誣譏玩之言。見蔡卞傳增之意。尚謂安石趣錄。皆可憑據。卞之所增。迺有誣僞。當是之時。臣於日錄。

考之未熟。知其爲增史而已。未知其爲悖史也。蓋由臣
智識昏鈍。覺悟不早。追思諫省奏章。乃至合浦舊述。語
乖正理。隨俗妄談。既輕神考。又誑陛下。若他時後
日。陛下以此怒臣。臣將何以自救。敢不悔乎。日錄云。
卿朕師臣也。迺安石矯造之言。又云。督責朕有爲。豈
神考親發之訓。既託訓以自警。又託訓以輕君。輕君則訕
侮譏薄。欲棄名分。自譽則驕蹇。陵犯前無祖宗。其語
實繁。聊舉一二。日錄云。朕自覺材極凡庸。恐不足與有
爲。恐古之賢君。皆須天資英邁。此非託訓以輕君乎。又

云朕頑鄙初無智識有自卿在翰林始得聞道德之說心
稍開悟此非託訓以輕君乎又云卿初任講筵勸朕以
講學爲先朕意未知以此爲意此非託訓以輕君乎又
云卿莫只是爲在位久度朕終不足與有爲故欲去此
非託訓以輕君乎又云所以爲君臣者形而已矣形故
不足累卿此非託訓以輕君乎訕侮譏薄欲棄名分可
以畧見於此矣目錄又云王安石造理深能見得衆人
所不能見此託訓以自譽也又云如安石不是智識高
遠精密不易抵當流俗天生明俊之才可以庇覆生民

此託訓以自譽也。又云。卿無利欲。無適莫。非獨朕知。卿人亦盡知。若餘人則安可保。此託訓以自譽也。又云。卿才德過於人望。朕知了天下事有餘。此託訓以自譽也。又云。朕用卿。豈與祖宗時宰相一般。此託訓以自譽也。驕蹇陵犯。前無祖宗。可以畧見於此矣。聖主以奉先爲孝。羣臣以承上爲忠。明知其誣。誰敢覈實。則可以箝塞衆口。可以熒惑聖聰。誣脅之術。莫工於此。始則留身乞批。以脅制於同列。終則著書矯訓。以傳述於後人。誣脅臣鄰。何足縷道。上干君父。可不辯乎。自到

闕以來。至爲參政之始。不錄經筵之款奏。但書七對之
遊辭。載神考降問之咨詢。無一問仰及於三代言。

神考但慕魏葛謂厥身不異。舉伊仍於供職之初辰。首論
理財之不可恐宣利而壞俗。陳孟子之耻言。凡他人極
論之辭。掠爲己說。彼所獻管商之術。歸過先猷。書

神考之謙辭。則曰以朕比文王。豈不爲天下後世笑。論

太祖之征伐。則曰江南李氏。何嘗理曲。恣憚悖躁之筆。盡

假烈考之詞。矯誣上天。孰甚於此。祖宗之威靈如
在。聖主之繼述日新。若不辨託訓之誣。何以解在天

之怒。而况託訓之外。肆詆尤多。神考小心慎微。彼則

曰。好察細務。神考畏天省事。彼則曰。畏謹過當。神

考欲寬疑。似之獄。彼則曰。元首業性神。神考禮貌

賢。彼則曰。含容慈惠。神考嘉納忠直。彼則曰。不懲小

人。又謂姦罔之徒。陛下能誅殺否。比忠良於元濟。責

神考爲憲宗。請不可以罷兵。當必勝而後已。神考守

祖宗不殺之戒。以天地好生爲心。厭棄其言。眷待寔薄。先

逐鄧綰。次出安石。至熙寧之末。而安石前日之所怒者

復見收矣。至於元豐之末。司馬光等。前日之所言者復

見思矣。卞等不遵神考末命。但務國己之私。以專紹安石爲心。以必行誅殺爲事。請於哲宗。而哲宗不許。請於陛下。而陛下拒之。人心歸天。仁助有德。遂使姦謀內潰。逆黨自彰。卞既不敢居金陵。人亦不復聖安石。悔從王氏。豈獨臣哉。朝廷縉紳。協心享上庠序。義理士所同然。科舉藝能。孰肯遽陳其所蘊。有用之士。亦將先忍而後爲。變王氏誣君之習。合春秋尊元之義。濟濟多士。何患無人。又況安石所施其事。既往。若不自述於文字。後人安知其用心。著爲此書。天使之也。然安

石著書之意。豈是便欲施行。卞所安排。非無次序。自謂舉無遺策。何乃急於流傳。宣示遠近。不太速乎。然則流傳之速。天促之也。天之右序我宋。而不助王氏。亦可知也。如臣昔者妄推安石。謂之聖人。如視蟻蛭。以爲泰山。如指蹄涔。以爲大海。易言無責鬼。得而誅。駟不可追。齟舌何補。聖人人倫之至也。傲上亂倫。豈聖人乎。聖人百世之師也。教人誣僞。豈聖人乎。孔子集大成者也。尚以不居爲謙。光武有天下者也。猶下禁言之詔。豈可身處北面人臣之位。而甘受子雲。驕僭之名乎。雲爲安石。

畫像贊曰。列聖垂教。參差不齊。集厥大成。光乎仲尼。蔡
卞書之大。刻於石。與雋所撰諸書經義。並行於世。臣昔
以答義應舉。析字談經。方務趣時。何敢立異。改過自新。
請自今始。於是取安石日錄。編類其語。得六十五段。釐
爲八門。一曰聖訓。二曰論道。三曰獻替。四曰理財。五曰
遠機。六曰論兵。七曰處己。八曰寓言。事爲之論。又於逐
門總而論之。凡爲論四十有九篇。每合二門爲一卷。前後
序二卷。共爲十卷。臣以憂患之餘。精力因耗。披文索義。
十不得一。加以海隅衰陋。又無賜書。神考御集。無由

恭閱。又日錄矯誣。與御批日曆時政記。抵牾同異。無文可考。欲校不得。但專據私書。畧分真偽。雖不能盡究底蘊。亦可以闕其大概矣。凡臣之所論。以紹述宗廟爲本。以辨明聖訓爲先。蓋所述在彼。則宗廟不尊。誣語未判。則真訓不白。何以光揚神考有爲之心。何以將順陛下述事之志。凡今之士。學古入官。身雖未試於朝廷。心亦不忘於猷畝。戴天履地。寧忍同誣。日拙心勞。徒唱爾僞。犯古今之公義。極典籍之所非。陰奉窳言。顯違格訓。安石欲置四輔。神考以爲不可。神考欲建

都省。安石以爲不然。今則四輔成矣。都省毀矣。道路爲之流涕。聖主能不痛心。人皆獨罪於一京。安知謀發於蔡卞。至於宿衛之法。亦敢更張。變亂舊規。創立三衛。用私史包藏之計。據新經穿鑿之文。以畏憚不改爲非。以果斷變易爲是。按書定計。以使其兄當面贊成。退而竊喜。京且由之而不悟。他人豈測其用心。事過而闕蹤跡。乃露齟齬痛恨。雖悔何追。在私家何足備論。於國是豈宜如此。謂塘灤未必有補。可以決水爲田。謂河北要省民徃。可以城州爲縣。至於言江南利害。則曰州縣可

析論民兵將領。則曰。獎拔豪傑。四海本是一家。何爲分
彼分此。大法無過宿衛。安得率爾動搖。棄舊圖新。厥意
安在。昔元祐更張之始。方安石身歿之初。衆皆獨罪於
惠卿。或以安石爲樸野。優加贈典。欲鎮浮薄。司馬光簡
尺具存。呂惠卿責詞。猶在深懲在列。曲恕元台。凡同時
議論之臣。無一人指點安石。往往言章疑似。或干裕陵。
致卞以闕伺爲心。包藏而待。潤色誣史。增污忠賢。凡愠
懟曾布之言。與怒罵惠卿之語。例皆刊削。意在牢籠。欲
使共述私書。將以濟其大欲。布等在其術內。卞計無一

不行良由議贈之初。不稽其弊。若使早崇名分。何至橫流。司馬光誤國之罪。可勝言哉。臣聞熙寧之初。論安石之罪。而中其肺肝之隱者。呂誨一人而已矣。熙寧之末。論安石之罪。而中其肺肝之隱者。呂惠卿一人而已矣。呂誨之言曰。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外視樸野。中藏巧詐。驕蹇傲上。陰賊害物。呂惠卿之言曰。安石盡棄素學。而隆尚縱橫之末數。以爲奇術。以至譖愬脅持。蔽賢黨姦。移怒行狠。方命矯令。罔上要君。凡此數惡。莫不備具。雖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平日聞望。一旦掃

地不知安石何苦而爲此也。謀身如此，以之謀國，必無遠圖。而陛下旣以不可少而安之，臣固未易言也。又曰：陛下平日以何如人遇安石？安石平日以何等人自任？不意窘急乃至於此。又曰：君臣防嫌，豈可爲安石而廢哉？又曰：臣之所論，皆中其肺肝之隱。臣某竊謂元祐臣僚於呂誨之言，則譽之太過；於惠卿之言，則毀之太過。此二臣者，趣向雖異，至於論安石之罪，獻忠於神考，則其言一也。豈可專譽呂誨而偏毀呂惠卿乎？偏毀惠卿，此王氏所以益熾也。元祐之偏，可不鑒哉？臣竊以

天下譬如一舟。舟平則安。舟偏則危。臣之以言取禍。初緣此語。然臣自視此語。猶野人之視芥也。切於愛君。又欲貢獻前日之欲殺臣者。必益瞋矣。然臣之肝腦。本是報國之物。臣若愛吝此物。則陛下不得聞安石之罪。陛下不得聞安石之罪。則人之利。美咸在。欣爲我。宗之臣。豈可以不思乎。迺者。天子幸學。拜謁宣尼。本朝故臣坐而不立。躋此逆像。卽唱之也。輔臣縱逆而養文。禮官舞禮而行諂。僭自內始。達於四方。萬國寒心。外夷非笑。驚冕夷侯。載籍所無。屢加於冠。何以示訓。自有中國以

來五品不遜。未有此比。然則觀此一像而八十卷之大
概。可以未讀而知矣。蔡氏。鄧氏。薛氏。皆塑安石之像。祠
於家廟。朝拜安石而頌之曰。聖矣。聖矣。暮拜安石而頌
之曰。聖矣。聖矣。國學風化之首也。豈三家之家廟乎。臣
故曰。廢大法而立私門。啓攘奪而生後患。可爲寒心。莫
大於此。尊王愛國之士。孰敢以此爲是乎。是非之心。人
皆有之。極天下之所非。而可以謂之國是哉。嗚呼。講先
王之道。而以拂百姓爲先。論周公之功。而以僭天子爲
禮。拂民歲久。壺國日深。僭語爲胎。遂產逆像。以非爲是。

態度日移廢道任情今甚於昔昔者初立國是使存行之惇既竄逐移是於布布又竄逐移是於京三是皆發於卜謀三罪同歸乎誤國然則果國是乎果卜是乎若以卜是爲是則操心頗僻賦性姦回如鄧綰者不當逐也若以卜是爲是則以塗炭必敗之語詆誣神考如常立者不當竄也神考逐綰可以見悔用安石之心哲宗竄立可以見斥絕安石之意兩朝威斷天下皆以爲至明陛下光揚亦以去卜爲先務掃除舊穢允協人心布澤日新上合天意樂於將順縉紳所同夢關馳

誠各恨疎遠。彼元祐元符之籍。雖漸縱弛。而人未見用。應詔上書之罪。雖已釋放。而士猶沮辱。沮辱者不可復問。未用者自當退藏。其餘雖在朝廷。或非言路明哲之士。又務保身。縱有疆聒之流。且無私史之隙。唯臣因論私史禍隙至深。得存餘命。全由獨斷。臣之所以報聖恩者。敢不勉乎。兼臣年老病多。決知處世難久。與其齎志於歿後。寧若取義於生前。義在殺身。志惟尊主。故以臣所著日錄論名之曰四明尊堯集云。

宋忠肅陳了齋四明尊堯集口卷第一

沙邑裔孫端人

孔頊

重校

大田

裔孫

持正

象瀚

閱正

沙邑

子見

永安裔孫紹泉

增訂

重刊

聖訓門第一

○上問尚書省制度

上問尚書省制度可復否余以爲亦不須如此

余曰

上欲以近畿郡爲畿輔上曰不如令屬兵部

余曰

上前欲以近畿郡爲畿輔因推行保甲者利在使趙子

幾等按察官吏易爲照管若付之諸路卽恐諸路推行
威裂無以使四方觀法 上曰不如令屬兵部

臣瓚論曰 神考欲置尚書省安石以爲不須安石
欲建四輔 神考以爲不可三十餘年先訓未遠乃
者都省之毀誰不流涕四輔之成誰不寒心此豈特
一京之罪乎都省之毀無敢救之者四輔之成無敢
止之者亦豈特畏京而已哉安石之所不欲爲則雖
已成而必毀 神考之所不欲爲則雖甚害而必行
其罔上之言則託於繼述其自營之心則獨尊王氏

下等之所謂國是者何事不然以此二事觀之可以見其初心矣今可以不早辨乎孔子曰成事不說既往不咎今尚書省之毀既已久矣四輔之成既已往矣而臣猶論之非爲追說已成之事追咎既往之人也實欲

陛下察下等國是之計而爲我宋方來之慮者非特此二事而已也故臣著此於首篇以見臣尊堯之意○上曰京師人優饒不妨

上曰京師人素優幸分外優饒他亦不妨余曰如此則是

陛下聰明爲左右所蔽實未知京城百姓疾苦

臣瓚論曰京師者萬國之本也呂嘉問欲取免行錢

以擾京師之民神考欲減省之以安京師而安石

對曰如此則是陛下聰明爲左右所蔽實未知百

姓疾苦者何哉夫優錢京師而謂之不知百姓疾苦德宗不恤京師之民陸贄先事進

言曰聚歛之法較下尤嚴貴而不見優近而不見異

其爲憤感又甚諸方誅求轉繁庶類恐懼興廢無已

群情動搖朝野囂然而京邑闕輔不寧矣嗚呼唐有

賢臣而德宗不能聽神考有聖訓而安石不肯順

可爲流涕也矣

○上曰古者什一而稅足矣余曰古非特什一而已

余曰陛下必欲財用足須理財若理財須專志不惑不爲小人異論所移乃可以有爲

上曰古者什一而稅足矣今取財百端不爲不少余曰古非特什一之稅而已

臣瓘論曰神考曰古者什一而稅足矣安石對曰古非特什一而已其對如此爲必須理財故也必須理財乃熙寧七年語也與政七年尚守此語而

神考反覆折難稽什一之法以百姓不足爲慮以取
民百端爲戒臣故著之以見 神考愛民之本意而
又於理財論論其本末

○上以農事爲最急

上以農事爲最急余曰家可以資國國可以資天下天下
須資天地 上曰若設法移民使就寬鄉亦王者所以
生財開土之道也 余曰 陛下每以勸農事爲急

上曰奉先寺進新種稻極好與一道紫衣余曰 陛下每
以勸農事爲急甚好初蔡河旣作重開有餘水乃勸教

河側人種旱地爲稻而奉先率先種稻

臣瓚論曰以農事爲急又急於勸農

神考聖政不

可揜也然臣者

考

日錄之內抵牾誣訕之言臣不能無

疑焉造神考之言曰只是脩水利又不似王繼恩

平得西川又撰王安石之對曰民功曰庸乃先王所
甚貴何必平西川也嗚呼是則掠美於己非則歛怨
於君呂誨之言可謂不誣矣

○御批減去市易務請較固條

劉孝孫言

御批降出市易務請如燕斧之家較固取

利令市易司覺察三司依條施行此仁厚愛民之意至是進呈余曰劉孝孫稱頌此事以爲聖政臣愚竊謂此正是聖政之闕較固法是有律以來行用但申明所以爲均均無貧乃孔子之言於政有何所害 陛下不欲行此此蕪井之家有以窺見 陛下於權制豪強有所不敢故內連近習外惑言事官使之滕口也 上笑曰已有律自可施行故不須立條余曰雖有律未嘗行又未嘗使官司振舉須先申令使兼井知所避 上曰若設法傾之則兼井自不能爲害余曰若不明立法令但

設法相傾卽是紙鋪孫家所爲紙鋪孫家爲是百姓故制百姓不得止當如此豈有尊爲天下主乃只如紙鋪孫家所爲何以謂之人士

臣瓘論曰呂嘉問請於律外別立市易較固一條神考聖訓以謂己有律不須立條其時劉孝孫稱頌聖訓曰此仁厚愛民之意也安石奏曰孝孫之言非也此事正是聖政之闕陛下不欲行此此兼并所以窺見陛下於摧制豪強有所不敢故內連近習外惑言事官使之滕口也臣竊謂神考不欲於律

外立較固之條可謂仁厚愛民之意劉孝孫將順聖
美不爲過也日錄之內但爲顯揚嘉問故不以御批
爲是不以孝孫爲然於是造 神考之言曰若設法

傾之則兼并不能爲患又撰對上之言曰若不能明
立法令但設法相傾卽是紙舖孫家所爲紙舖孫家
爲是百姓制百姓不得故止如此豈有爲天下主乃
只是如紙舖孫家所爲何以謂之人生嗚呼設法相
傾之語謂之不誣可乎紙舖孫家之語謂之不誣可
乎 神考愛民守法而指爲闕政力主嘉問遂至侮

薄君父不亦悖乎

○御批安撫司不得奏災傷此法可速改余曰安撫司
須要管勾奏災傷狀做甚

臺官言進奏官遞迴奏蝗蟲狀言新法須候淨盡方得
奏聞 御批近據孫求奏進奏官_云安撫司不得奏災
傷狀恐亦因此法可速改以稱寅畏天威遇災恐懼之
意檢到新法令者申縣縣申州州申轉運轉運具施行
事狀聞奏淨盡則本州提轉各聞奏乃是進奏官誤會
條貫余曰條貫已令本州提轉申奏安撫司自不須令

奏上曰令安撫司奏何妨余曰朝廷令本州轉運司奏已是兩處奏狀亦足矣又令提刑司奏已是多又恐逐司或有弛慢新法約束若逐司不職更互覺察聞奏不知何用更令安撫司吏人枉費紙筆遞鋪虛費脚力又一處有蝗蟲陛下閱六七紙奏狀如此勞弊精神翻故紙何如惜取目力深思熟講御天下大畧只如經畧安撫司有何限合經制事却須要管勾奏災傷狀做甚

臣瓘論曰

神考當旱暵之時遇災而懼天下蝗蟲

之奏皆欲覽焉四方奏狀已至京師而奏即却之不得通奏以新立不得奏蝗之法故也創立新法疑誤奏即壅天下之情答蒙蔽之患此宰相之過舉而臺諫之所當言也神考用臺諫之言改不得奏蝗之法所以恤民隱而防壅蔽也而安石乃奏曰不知何用更令安撫司吏人枉費紙筆遞鋪虛費脚力又一處有蝗虫陛下閱六七紙奏狀如此勞弊精神翻故紙何益何如惜取目力深思熟講御天下大畧嗚呼是何言歟漢宣帝時郎國不上災變則丞相魏相

輒奏言之故天下無蒙蔽之患 神考曰漢之文宣
孔子所謂吾無間然者何安石之對異於魏相之所
奏言乎夫聽諫改法以正綱紀御天下大畧正在於
此而安石乃以勞弊精神虛費目力甚矣其言乖悖
也

○上曰此是朝廷法不干安石事

陳升之曰己與王安石商量定却如此且欲更與王安
石商量 上曰此是朝廷法不干王安石事

臣瓘論曰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

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此成王戒君
陳之言也 神考聖訓蓋取諸此知導我后則能事
茲訓矣

○上曰近習亦有忠信者

上曰近習亦有忠信者余曰以 陛下崇信此輩故欲借
其力沮害正論設如此類甚眾 陛下當審察不當使
姦臣得計 上曰近習亦有忠信者不爲欺不可爲恭
顯小人便以爲近習之言都不可聽卽爲盧杞李林甫
小人便以爲大臣都不可信乎

臣瓚論曰宦者四星在皇居之側其人近至尊國家
安寧則其身亦安尤當自異於疎遠之臣也故善爲
計者莫如愛國國以忠賢爲本忠賢者兆民之命也
護民之命則賢者亦必與之矣曹曰昇方危難之時
不顧萬死顏真卿深與其忠以一言助之共成王事
巷伯有疾讒之心孔子取焉先聖之所取後賢之所
與皆以其忠信而已矣神考謂近習亦忠信者此
聖主公平之訓也一於愛國之謂忠公議信之之謂信
馬存亮非不憎宋申錫也而能赦申錫一門之禍捨

己愛憎存國大體其所爲如此公議不以爲信乎魏
洪簡之於裴度則旣憎其人又沮其軍遂使巨盜不
除爲國之患其所爲如此天下豈以爲忠乎是故持
正論者其類不同而同乎愛國爲姦計者其類不一
而一於圖私然則所謂沮害正論姦臣得計者果獨
在於近習耶 神考之取忠信豈非公平之訓哉 呂
強請赦黨人楊復光泣成周及嚴遵美力辭兩尉張
承業極諫橫費如此之類皆忠於國家而信於公議
者也其可爲古有恭顯曾害忠臣便以爲今日之人

都無可聽者乎漢詔公卿子弟爲郎以補宦官之職
侍於殿上當時謀者正謂其人都不可聽故欲以此
而代彼也新經義既取其說而目錄又欲變亂舊規
自以爲此乃宗朝社稷久長之計嗚呼

太祖皇帝規模宏遠保全內外國本強固私家亦寧一
百五十年矣長久之計何以加此何爲而忽欲變更
也自有經義以來凡三十餘年而王氏學術始見窟
穴計謀秘奧包藏深遠章惇不知也蔡京雖凶果敢
行而亦不能深察其謀主此謀者蔡卞而已矣序辰

洵武其腹心也陰狹計數用新經目錄之術弄人於談笑之中陷人於簡冊之內使人習之而不覺信之而不疑積日累年然後令人大悔恨也既往之事不可追矣未來之事豈可不爲鑑哉然則今當何鑑莫如忠信愛國而已矣

右聖訓門編類王安石目錄語凡十段

臣瓘論曰熙寧元年神考內出手詔付中書門下曰朕顯承英考之遺烈致孝述美之意未常須臾忘之也其時政記起居注不能具載者非均體大臣詳

記而博緝之殆將零落矣今著其錄必藉事實卿等

其網舉條布以備記述

紀

使明並日月歷萬事而不晦

宰臣曾公亮等再拜稱謝

神考流涕久之臣竊惟

神考之於

英祖致孝述美一詔之內所兢兢者有三

事焉欲徽猷之具載一也恐所錄之非實二也懼大

明之蔽晦三也流涕動心如對廟像今

陛下繼

神考之志當以熙寧手詔爲師述

神考之

事當以詔中三事爲本十九年之大美若有不載雖

載其事而所記非實則晦先朝日月之明而違

聖主繼述之志矣傳信萬世將何賴焉王安石著矯誣
之書詆訕君父蔡卞等以乖悖之意遵而行之變亂
事實攘奪懿美移此與彼掩晦大明臣編類其語
始於聖訓觀其大者可以考其餘矣三尺童子亦
知受與不受無加損豈聖訓乎小節不足爲豈聖訓
乎以朕比文王豈不爲天下後世笑豈聖訓乎朕自
覺材極凡庸豈聖訓乎朕頑鄙初未有知豈聖訓乎
若設法傾之則兼并自不能爲害豈聖訓乎如蕃使
坐位處別設提舉官位豈聖訓乎今著其錄必藉事

實若使實錄之內皆記此語以爲大訓可謂之事實
乎語在日錄則誣先烈者私史也語在實錄則誣先
烈者太史氏也滌除誣僞真訓乃曰稂莠未芟終
害嘉穀私史之誣發於安石成於卞武不改可也章
惇由之而不知曾布進書而不悟自餘史院臣僚前
後相踵非一人也聖主方以光揚爲務一日以史
事詢焉則卞武之外若過若故可以分矣劉庠申明
新法王安石欲罪之陳升之曰且欲更與王安石商
量神考聖訓曰此是朝廷法不干王安石事今於

安石既死之後猶欲過用日錄據其誣悖阻害公論
豈不遠 神考之訓乎此等 真訓深切著明託訓
雖多終不可掩更在辨之而已矣以熙寧手詔爲師
以詔中三事爲本棄彼取此改舊爲新還先緒已晦
之明紹武王善繼之美垂訓萬世流光無窮天下幸
甚

戊辰四月初十日據元刊本校